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六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高應龍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六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日護軍參領郎坤因奉

旨著廷臣各保舉一人摺內引用諸葛亮誤用馬謖等語

具奏奉

上諭朕因知人之難始令諸臣每人只保一人今必以勝

於諸葛亮者始行保舉則勝於諸葛亮者郎坤必自知

之諸葛亮所用之人盈百累千而乃因其誤用一馬謖

即加以不知人之名殊屬乖謬之論郎坤從何處看得三國志小說即欲示異於衆輒敢在朕前沽名具奏甚屬可惡著該部嚴審議奏以為此等怪異狡詐者之戒特諭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律例之設乃詳情察理揆度至當而後定者也審擬罪案之時應引某條則引之斷無輕重任意之理亦無介在兩端之理常見外省本章及法司議覆疏内往往

有先引一例復云不便照此治罪更引重罪以坐之以此兩說載入一本此乃臣下巧於營私之陋習或以嚴刻之名歸之於上而為此語或希冀法外之恩倖邀開脫而為此語均非讞獄明允之道從前已經降旨禁止乃去冬刑部本中猶有此陋習夫治獄之道貴乎得平而司刑之官在乎執法今以一罪而引兩律則是法無一定而獄不得其平矣豈朕明刑弼教之至意乎嗣後若再有兩引條例者外省督撫提鎮本章著通政司駁

回將情由參奏三法司本章著内閣駁回將情由參奏若所犯之罪當引輕律而故意坐以重罪亦難逃朕之洞鑒執法臣工各凛遵毋忽特諭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值班侍衛及守衛護軍等與其長晝閒坐莫如學習清語近見新挑之侍衛護軍等棄其應習之清語反以漢語互相戲謔甚屬不合且滿洲人等俱係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皇考之所遺留朕心寧不愛恤當日耆舊大臣等務以造就後進為心每將習學滿洲本務努力上進之語時時教導令兵丁在值班之處互相戲謔殊非善習嗣後宜各加勉勵屏除習氣以清語拉弓及相撲騙馬等技專心致志習學有成實爾等進身之階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特諭

雍正六年二月初四日

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誠親王允祉平昔嗜利營私詐贓纍纍經戶部及管該旗事務果郡王等秉公清查允祉不知愧耻轉具摺陳訴於朕前朕召入問云果郡王辦理鑲藍旗事務毫無瞻徇出於至公爾轉以彼為非然則實心為國者果非乎且謂伊與爾不合伊果與爾不合爾又何由而知誠親王奏云聞之於巴顏德及朕詢問巴顏德巴顏德不靜聽朕旨率爾對曰全無影響臣

並未向誠親王妄出一語誠親王又復輾轉支吾奏稱聞之於蘇白赫蘇白赫聞之於巴顏德色穆德二人怒形於色仍怨謗果郡王及都統綽奇等不已出言甚覺無禮在旁之諸王大臣目覩其狀合詞具奏請將伊交該衙門嚴加議處朕令伊明白回奏令伊具摺回奏前來朕觀前日巴顏德情形急遽無序曉曉有辭必有與伊干涉之處其為虧心狡辨灼然無疑著革職與蘇白赫一同拏問質審都統綽奇辨理此事不徇情面甚屬

可嘉著該部議叙具奏副都統常在亦係辦理旗務之
人今誠親王只怨綽奇而不及常在則其但知畏懼誠
親王而不以國家之事為事顯然可見常在平日專
務求悦於衆公事並置之不問伊受朕深恩與衆不同
理宜感恩圖報今伊行事如此甚屬負恩不加懲治無
以為負恩溺職者之戒著革職拏交刑部治罪王大臣
𠎝奏允祉之揭並伊回奏之揭暫行収貯俟過齋戒日
期王大臣等會同刑部將鑲藍旗滿洲都統𠎝奏之述

舒齊式等及永泰家人保德等究審明白一併具奏奏
時將此二摺請旨特諭
雍正六年二月初五日奉
上諭果郡王為人甚屬直樸謹慎品行卓然朕即位以來
命王辦理理藩院及三旗事務數年王矢志忠誠毫不
顧及已私執持正理槩不瞻徇贊襄朕躬允稱篤敬王
微有弱疾雖偶爾在家調養而一切交辦事件仍然盡
心料理即近日參奏誠親王一事亦非常人之所能者

且從前待隆科多並不屈讓甚屬可嘉較之誠親王之
待隆科多年羹堯越禮致敬作諂媚卑污之舉動相去
奚啻天淵今承我
聖祖皇考六十餘年至聖至神化洽宇宙之恩普天共享昇
平固無庸似昔年諸王効力於行間朕以為若能盡心
為國備極忠誠恪守臣子恭順之道較之捐軀委命敢
蹈白刃者其人為尤勝其事為尤難著將王晉封親王
為朕之子弟及世世子孫之表範其一應典禮著該部

查例具奏特諭

雍正六年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今日正白旗藍翎侍衛拉克新在警蹕處侍立不恭欲將拉克新拏交該部治罪詢知係由護軍補授乃粗鄙無知之人將拉克新從寛免其交部著罰俸一年以為懲戒將朕此旨著護軍統領護軍叅領等不時訓諭護軍等雖平居獨處亦當敬謹果能久而習慣則隨在無不敬謹矣特諭

雍正六年二月十九日江蘇巡撫陳時夏恭報松江府華亭縣地方甘露呈祥奉

上諭據奏松江地方

天降甘露該省臣民皆以為朕之功德感召所致合詞頌祝等語夫甘露之瑞載在禮經自古以來咸稱嘉慶今蒙

上天恩賜若不以為瑞非所以敬承

天貺也但此番未見於宫庭上苑而見於松江想因江南地方官員有惠政及民或本地民人風俗良善有上感

天心之處是以錫茲瑞應昭示羣黎朕深為該地方稱慶若
官民等歸美於朕朕不敢居也但願該地方官民紳士
受
天恩賜倍勵虔恭官斯土者益厚其教養之道居是邦者愈
篤其忠孝之忱吏治清明民風醇厚則
上蒼眷佑錫福方來此則朕之深望也勉之勉之特諭

雍正六年二月十九日宗人府衙門將管理內務府
事務和碩莊親王議處具奏奉

上諭宗人府將莊親王允禄議處具奏此案尚書查弼納等亦在其内似此等事件該衙門俱各自具奏朕如何辦理將此交大學士等傳諭各部院八旗嗣後凡似此等事件著各該衙門議定交與通政司由通政司彚於一日具奏特諭

雍正六年二月十九日奉

上諭從前齋戒之日皆不謝恩嗣後凡齋戒之日朕賜克食賜茶及賜大臣等坐俱不必謝恩即與朕獻茶亦不

必行禮特諭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吏戶兵刑工五部堂官今皆各殫厥職贊襄政治共相黽勉矢勤矢慎端方自持剔除情弊杜絶請託甚屬可嘉朕深許之夫大臣者果能廉潔自守其用度必稍不敷朕因國家政事資藉大臣之力而使之分心家計朕心不忍五部大臣内除差往外省署印之人外俸銀俸米著加倍給與其署理之大臣亦照此賞給若遇罰

俸案件將朕分外所給之俸不必入議特諭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奉

上諭覽福建廵撫常賚奏稱羅源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母病母病愈後李盛山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行朕念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屬難得深可憐憫已加恩准其旌表矣嘗讀韓愈之文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事未聞毀傷肢體以為養苟不傷於

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矣又讀朱子書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乃有以此要譽者是先儒論此者屢矣本朝順治年間定例割股或致傷生臥氷或致凍死恐民倣傚不准旌表伏思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臨御萬方立教明倫與人為善而於此例慎予旌表者誠乃天地好生之盛心聖人覺世之至道視人命為至重不可以愚昧而誤戕念孝道為至弘不可以

毁傷為正理立法垂訓實有深意存焉但向來地方有司未嘗以聖賢經常之道與國家愛養之心明白曉諭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無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仰見

聖祖仁皇帝哀矜下民之

聖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毁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此皆言人子一身乃父母之遺體雖一髮一指不可偶有虧損以傷父母之所貽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葢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偶有疾病尚以為憂設有不肖忤逆之子父母且怨而矜之若純孝之子則父母之憐愛又當何如也若以已身患病之故致其子割肝肉以充飲饌和湯藥縱其子無恙父母之心斷無不驚憂慘惕不安之理也况因此而致於傷

生又豈父母所忍聞者乎夫父母有疾固人子所當盡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實不容効命捐軀於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人生孺慕之誠原通百年而無間者也人子一身承先啓後負荷甚鉅若舍生殞命於倉猝之間而忘宗祀繼續之重恐非所以為孝也況人子於親本乎天性倘能盡至誠純孝之實則親病雖篤呼籲請禱力省一身之過誓願為一正人如此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刲股以為

回生之良劑乎家庭之行惟在至誠至敬善體親心不必以驚世駭俗之為著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從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為人所難能然烈婦難而節婦尤難蓋從死者取決於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永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已守貞者備嘗其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間情事亦有不同者或廹於貧窶而寡自全之計或出於憤激而不暇為

日後之思不知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為子之道下有後嗣則當教育以代為父之道他如脩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内者誠以烈婦捐生與割肝刲股之愚孝其事相類假若倣傚者多則戕生者衆為上者之所不忍也向來未曾通行曉諭朕今特頒諭旨著地方有司廣為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喻戶曉俾愚民咸知孝

子節婦自有常經而保全生命實為正理則倫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負國家教養矜全之德矣倘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槩加旌表以成閭閻激烈之風長愚民輕生之習思之思之

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日刑部等衙門奏罪犯范驤改名捐官赴選籤掣武强縣知縣照例治罪奉

上諭范龍驤係犯罪解回原籍不許出境之人輒敢改名捐官到部就選藐視法紀甚屬可惡著革職發往

三姓地方給披甲人為奴互結之事甚屬緊要若如此輕處則互結之舉有名無實矣其互結之候選知縣詹來音等四人黨護匪人通同作弊此等欺誑不法無耻之輩豈可令居民上朱齊名著從川陝調回俱著革職

雍正六年三月初六日太醫院奏八旗內務府各高牆處當差醫士應輪班更替奉

上諭爾等所議是但稱所用藥物著醫士備辦深屬不合

應在爾衙門一處支領奏銷再醫士二年一更換日期太久半年一換為是如內府應差醫士半年後即輪在鑲黄旗鑲黄旗應差醫士半年後又輪在正黄旗如此則九處只須五十四個月即輪轉一週若果勤勞用心爾等再行議叙具奏再本旗應差醫士現在醫治犯人倘有大病用藥見效病者願服其藥而適逢換班者恐致躭悞病體若有此等事著醫士具呈本處管事大臣及爾衙門許兩旗看視行走與換班之人一同調治俟

病者已愈具結存案不許再往至於小病不得以此為例特諭

雍正六年三月十二日管理旗務王大臣等奉

上諭爾等八旗補授護軍校驍騎校之時於本佐領内揀選十人照常擬定一正一陪帶領引見其餘八人預備於外若所擬正陪人内無可用者朕即閲看所預備之八人如本佐領内不得可用之人於該旗揀選補授者仍照常擬二人引見特諭

雍正六年三月十五日護軍統領塞爾弼將護軍叅領雅圖帶領所屬護軍等羣赴園館之處叅奏奉

上諭無故出入園館每日沉湎於酒乃至鄙極陋之習徒費銀錢變人氣質妨業誤公起爭端壞品行喪廉恥莫此為甚恐旗下少年無知漸染成習自陷於不知已過之地屢降諭旨令旗下大臣等將此等無知之人勤加訓誡倘有頑惡無恥不知悛改之人即行叅奏因而有實心欲成就旗人之大臣數人特派官兵稽查既而各

旗大臣等欲圖塞責亦相效派人不過虛應故事反覺多此一舉朕身為天下之主尚不求安逸每日從朝至暮躬勤政務八旗大臣等理宜仰體朕之教育滿洲官兵之心公同一意勤加教訓嚴行管束何必論其旗分甲喇各相歧視爾等俱係旗人但凡遇有不肖之人即當槩行查拏則伊等知其稽查者衆自然戒懼思改豈有不能整頓之理今大臣等並不留心嚴查俱各分旗分各指該旗地方虛應故事聊派官兵遇該旗不肖之

人拘拿一二以圖塞責遇別旗之人謂為無干遂置而不問又有其屬下官員將此等不肖之人拿獲禀知大臣等又拂然以為何必多事至經他處条奏惟將屬員条處與大臣等毫無干涉有是理乎若果係大臣等查拿条奏理應將屬下官兵治罪大臣等平日並不以事為事及至事發欲將屬下官兵治罪責罰可乎不但治罪責罰即厲言責讓亦屬不可且雅圖帶領伊所屬護軍等羣赴園館已經數次及至護軍等在護軍統領塞

爾弼前控告大臣等俱作不知今經塞爾弼条奏朕已
降旨令查乃將彼日值查之官兵奏請治罪以卸大臣
等怠玩之責甚屬無恥之極鑲黄三旗大臣等俱著罰
俸一年此事理應將八旗都統及步軍統領步軍總尉
等俱行治罪此次暫將大臣等寛免雅圖係護軍条領
乃護軍統領之屬員理應將塞爾弼首先治罪但塞爾
弼既經条奏亦着寛免嗣後再有此等事發朕惟大臣
等是問爾等所条之官兵將不可責罰伊等之處亦降

旨曉諭再徧行傳示八旗及包衣佐領特諭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正白旗滿洲都統穆森等

將該旗

盛京兵部郎中通濟家人王六首告伊主隱匿稅務餘

銀一事具奏奉

上諭通濟家人控告伊主隱匿稅務所得銀兩如果通濟

不完正額藏匿銀兩是乃通濟辜負國恩則伊家人之

所告為是身為職官既負國恩家人控告亦何不可今

通濟並未虧空錢粮其將稅務所得銀两隱匿未行盡
報者雖屬非理之事然亦係旗人相沿之愚昧陋習十
居七八非止通濟一人也此等積惡家奴往往謀求賣
身與監収稅務之人隨往任所挾其家主之私詐索銀
两勒令放出伊家主畏其控告只得將伊放出既得放
出則又復求監収稅務之人投入此等惡奴誘挾索詐
之習斷不可長且凡人不負國恩不干法紀雖惡奴等
告以家務細故豈有將伊家主治罪之理通濟並未虧

欠稅額及別項錢糧且又給與王六銀兩併賣身文契
乃伊仍不知足其詐控伊主之情顯然畢露著將王六
拘禁該旗行文通濟將從前訛詐伊之欵項惡蹟一一
問明到日嚴加審訊將此徧行曉示八旗特諭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管理旗務王大臣等帶領
外省補授官員人等引
見奉
上諭嗣後白都納吉林烏拉黑龍江等處補授世襲佐領

遇有應襲佐領之人年幼不能辦理事務者亦照京城例著人署理其應襲佐領之人及應署理之人一併送來引見將此著該部轉行各該將軍等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覽律例舊文於名例內載有八議之條其辭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此歷代相沿之文其來已久我朝律例於此條雖具載其文而實未嘗照此例行者蓋有深意存焉不可不察載而未用之故

亦不可不明也夫刑罰之設所以奉天討罪乃天下之至公至平無容意為輕重者也若於親故功賢等人之有罪者故為屈法以示優容則是可意為低昂而律非一定者矣尚可謂之公平乎且親故功賢等人或以效力宣勞為朝廷所倚眷或以勲門戚畹為國家所優崇其人既異於常人則尤當制節謹度秉禮守義以為士民之倡率乃不知自愛而致罹於法是其違理道而路愆尤非蚩蚩之氓無知誤犯者可比也倘執法者又曲

為之宥何以懲惡而勸善乎如所犯之罪果出於無心而情有可原則為之臨時酌量特與加恩亦未為不可若預著為律是於親故功賢等人未有過之先即以不肖之人待之名為從厚其實乃出於至薄也且使恃有八議之條或任意為非漫無顧忌必有自干大法而不可止者是又以寛容之虛文而轉陷之於罪戾姑息之愛尤不可以為優恤矣今修輯律例各條俱務詳加斟酌以期至當惟此八議之條若槩為删去恐人不知其

非理而害法故仍令載入特為頒示諭旨俾天下曉然於此律之不可為訓而親故人等亦各知儆惕而重犯法是則朕欽恤之至意也特諭

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鑲藍旗滿洲都統綽奇等因該旗原任尚書赫碩塞所欠錢糧不能完納議將伊姪及伊孫等之俸禄錢糧俱各坐扣一半共扣二十二年還項請

旨具奏奉

上諭拖欠錢糧之人不能完納若坐扣伊弟兄及族中弟兄子姪之俸禄錢糧者爾等須各問其情願與否將情願代償之處於摺内聲明蓋以拖欠錢糧之人平素若果資助伊之族人及至拖欠錢糧本身不能完納伊等理宜代其償還如拖欠錢糧之人平素並無資助族人之處不願代彼償還者勒令代償可乎將此徧諭八旗大臣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四月十二日管理旗務王大臣等奉

上諭本月初九日徹夜聞放爆竹想皆惡亂黨與內所遺不守本分之奸人妄播謠言使放爆竹以搖惑衆人之意耳都統高其佩聞放爆竹之聲即傳該旗兵丁因其不能應時齊集尚至不知所措而兵丁人等乃畧不以為意毫無驚擾愈顯衆心堅定朕深加慰悅此等妄造謠言心懷逆志之奸人不過徒抱慚憤而已似此不忠不孝妄亂應誅之輩亦豈能悖

上天而逞其私志乎要皆一一自干法網致遭誅戮而已兵

丁人等雖不以為意視為笑談然亦非善習兵丁等俱係在旗當差仰食錢粮之人凡事悉由叅領佐領驍騎校等遞相傳示今乃並不聽上官傳示而以私下妄播之謡言輕相聽信有是理乎即聞謡言亦應向該管官員處問明此言何由而至以便遵行乃並不計其虛實一有所聞即輕信而從之亦殊非善習也嗣後一切事件凡有未經該管官員傳示而私下妄行播揚者聞言之下即將其人姓名確記向各該管官員將事體之虛

實及從何傳來之處詳確詢問兵丁等能如是行之似此妄造謡言奸逆之徒自必畏懼而妄念全消矣兵丁等斷不可輕信私下妄播之謡言即相率而行也若仍有輕信妄播之謡言附和而行之者務必查出從重懲治特諭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日奉

上諭開原城守尉騐達塞奏請訓㫖夫城守尉之職未至請訓近見多有越分請訓之人嗣後除督撫布按提鎮

等官許其照常請訓外其職分未至請訓之員著停其請訓若奉有特旨者不必論其職分特諭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日步軍統領阿齊圖奉

上諭朕曾降旨著將出入園館之旗人嚴行禁止夫出入園館甚屬陋習徒費銀錢變人氣質理宜嚴禁今聞旗下大臣派人進園館內拏人此特妄行擾累耳誠欲拏獲或俟其出來時再拏或記認其人傳去懲責俱無不可若直進園館內拏人則開園館之人有妨生意而衆

人皆至驚擾將此詳悉曉諭八旗大臣等嗣後斷然不可如此特諭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旗下開戶之人與奴僕輩應行發遣者給與披甲之人為奴蓋謂此等之人原由奴僕開戶而為另戶而所犯之罪又復卑汚下賤如偷盗之類固不得與正身之另戶同例從前所降諭旨甚明今李國臣原係職官既非開戶之人與奴僕可比而伊之情罪又與偷竊下賤

者有别刑部議請發往荆州給與兵丁為奴甚屬不合並非朕從前降旨之意李國臣著發往黑龍江當差不必給與兵丁為奴特諭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正黄旗漢軍都統等將偷賣紙牌之人拿獲具奏奉

上諭其匿於幽僻之處賭博及偷賣紙牌骰子之人現今各行緝捕如有無知之人不行訪緝乃藉此為由妄入鋪内搜索擾累訛詐貿易人等及進人家内指稱緝拿

賭博肆行妄為者朕斷不寬恕定行治罪將此遍諭八旗大臣等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五月初一日江蘇廵撫陳時夏題報松江府知府周中鋐等督築險工被水淹斃一事奉

上諭據奏松江府知府周中鋐山清裏河營把總陸章因督夫塡埽覆舟溺水身故殊為可憫其應加恩卹之處著查例具奏周中鋐平日居官甚優今被溺殞命更可惋惜陳家渡堵築險工之時陳世倌與周中鋐等同時

在舟陳世倌以避險登岸而周中鋐陸章二人仍留舟中遂至覆溺身故大凡人臣辦理公務大臣差委屬員皆當悉心酌量惟期有濟於事而不可以身冒不測之險若急切前往不加詳慎倘有疎虞不但關國家之體統傷已身之性命而於公事亦必至於遲悞非急公之正理也即如烏蒙兇苗雖就勦撫而野性未改與禽獸無異雲南副將郭壽域忽畧視之止帶四五十人深入賊巢全不防範以致被害此與周中鋐之事相類無益

於公事而適足以躭誤公事是皆謂之愚忠乃聖人之所不取大小臣工當以為戒特諭

雍正六年五月初一日福建陸路提督石雲倬參奏巡撫常賚家人越禮妄行奉

上諭常賚家人放肆妄行石雲倬據實參奏甚屬可嘉此係國家體統所關不得謂之苛刻瑣屑若大臣等俱能如此存心尊奉法度不將國事視為膜外不沽一已寬厚之譽直言無隱則家人胥吏之不肖者共知畏懼不

敢越禮犯分公然肆行無忌矣內外大臣官員當儆法之常賚家人張二等著該督嚴提審擬常賚亦交該督嚴察議奏特諭

雍正六年五月十八日左翼護軍統領等帶領補授護軍參領護軍校之人引見奉

上諭副護軍校副驍騎校等因其年壯可以効力故予以陞進之階而補用之凡應陞缺出若謂伊等現為副護

軍校副驍騎校係兵丁之長惟帶領伊等引見則舊曾効力行間未至衰老之人必至壅滯嗣後遇有陞轉之處一併遴選帶領引見將此曉諭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八旗都統等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嗣後當月旗所奏摺内不必將當月大臣之職名置於前列仍照管理旗務王大臣等之品級開列從前有如此具奏者悉著更改註冊特諭

雍正六年六月初四日奉

上諭八旗緝獲逃犯及賭博之人向例俱送部治罪伊等常送部治罪外於該旗奏事之日將情由補行奏聞將此遍諭八旗大臣等知之特諭

八旗所奏事件無多嗣後緝獲逃犯及賭博之人仍照

雍正六年六月初五日刑部將違禁私賣牌骰之董五定擬具奏奉

上諭董五等係嚴禁賭博之後初次犯法者著寛減其罪

將應行充發者枷責完結應行杖流者杖責完結該部酌量輕重發落仍將伊等姓名存記檔案倘再違禁嚴加治罪此本内各犯供稱骰子係本京造賣紙牌係外省人販賣等語今該部將如何根究造賣賭具之處並未議及嗣後京城有犯賭博者務將何處造賣賭具之人嚴行究出治罪其該管地方官及督撫一併處分通著為例特諭

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外省將軍訓練兵丁頗知勉力嚴加約束是以近來兵丁各知安分守法亦能嫻習騎射武藝但駐防兵丁常買地方民人為僕中多匪類往往自恃旗人生事不法將軍等有密奏此事者來京陛見之副都統亦有因朕詢問據實陳奏者朕知之甚悉既為兵丁理應隨時隨地勤苦習勞方能日漸壯勇豈可忘其職分所在多置使令之人營求便安之理兵丁所恃以為生者惟在糧餉僕從既多所需衣食亦廣一人所得糧餉何能養

養多人計兵丁僕役男婦數人儘足多買人口徒費產業何益之有且果係良民豈肯入旗為奴其入旗為奴者或在地方被事欲圖報復或賭博飲酒懶惰無賴不務本業貧難度日聊圖餬口或係大盜懼捕或為人命逃避希圖藏身此等之人兵丁等何能得其力乎況將犯法為盜之人買為奴僕一經發覺必貽累己身此皆兵丁愚昧無知貪其價賤妄思多得奴僕曾不計其豢養之艱難罹讁之株連也應將奴僕中善良者量留足

用其餘匪類或索原價放出或賣與無僕之人庶幾易於豢養既可得力又不至罪譴株連著行文各省將軍副都統通行曉諭嚴禁兵丁收買民人為僕嗣後如有違旨之人著該將軍叅處如隱匿不奏著地方大臣官員密奏倘地方大臣官員亦通同徇隱經他處發覺將該管大臣官員及地方大臣官員一併從重治罪特諭

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看來旗人之家僕逃亡者甚衆從前在盛京時滿洲

之僕人隨伊家主於戰陣之間則奮力向前到營則汲水造飯夜則牧放馬匹其人材稍優者至有跟隨伊主建立功績且從前滿洲人性氣剛烈僕人遇有不是處亦不免於捶楚詈罵其家下僕人不但不知逃避絶無怨望之言惟一意効力及至進京之後雖漸習於安逸然其習氣尚好今歷年久遠乃棄此美習俱相效漢人之家僕並不實心効力務希傚倖習學詐偽稍有不遂即思逃避且爾等逃將安往至被緝獲或者發遣或者

刺字此不但一生無有顏面並且貽子孫以羞辱為何不效法爾等祖父之素行美習轉效漢人家僕之惡習爾等雖係僕人亦人子也誠能各為其主輸誠効力豈有不愛養爾等之理嗣後凡為僕人者理宜革心向善永戒逃亡之惡習今滿洲等不能倣效從前滿洲役使僕人之道但小有拂意即加楚辱折挫若僕人內果有酗酒妄為與人爭鬭不守本分肆行惡亂者固當責處然亦即應發遣何必留其在家今衣食不能使其豐足

又任情折挫稍有不遂即加以捶楚畧無愛養之意僕人之心所以不服兼之不勝捶楚即行逃避矣為家主者當使僕人衣食不乏體恤使令務循於理僕人之中曉大義有知識者無幾小有不善理宜開諭教導使之悛改若有怙惡不悛者亦何必數行打罵將彼售之不亦善乎爾等並不以理使令教訓惟事折挫以此僕人之心不服豈可謂伊等之不是乎或有以枉法作弊之事使令僕人及被要挾又恐其首告竟有鎖禁欲致之

於死者懷此暴虐之心又何能使僕人感戴顧戀乎且所行如此而僕人不行首告惟圖逃避尚為有人心者也滿洲等果能善養僕人則平民尚有願投旗下為僕者何為不務平民投旗之舉而顧挫辱舊僕使之至於逃避乎現今旗下僕人一年之内逃避者至於四五千人不知爾等愧與不愧朕實為爾等羞之嗣後滿洲等將役使僕人之陋習痛加改悔善行撫育使不至於逃避迨至子孫皆有裨益亦造福之事也將朕此旨徧傳

八旗官兵以及家下僕人等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六月十六日奉

上諭各省虧空賠補之項該員任所無完例於本籍本旗追變仍令解交該省以補原項其應完銀兩多寡不同少者有行李舟車之費多者有道途蹤失之虞往返解送殊多周折且各省藩庫均屬國家公帑原無區別嗣後有行旗行籍追補等項該員交納之時在籍者即於本省布政司衙門具呈交納布政司收明貯庫候撥申

報巡撫該撫將所収數目報明戶部戶部行文知照應解省分在旗者即於該旗具呈該都統咨送戶部查収戶部行文知照應解省分如此則官員賠補錢糧者就近完納可免運送之煩實為省便著該部遵諭通行特諭

雍正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上諭今聞各都統凡值議處之事或則徇庇或則重擬斷不求夫中道而私謂衆人云我等寧可重擬皇上自必

從寬及朕降旨從寬伊等則云因我等從重議擬始得從寬歸結是將恩施自朕之事而仍使之感戴諸臣也朕若降旨依議伊等又謂如此從重嚴擬何以仍復依議使人歸怨於朕此皆奸宄悖逆之臣所遺惡習耳諸臣掠取美名而歸惡名於朕其事猶小朕亦能容受但國法民風所關甚為重大辦理公事議處人員惟在秉公平心罪重者不得從輕罪輕者不得從重朕臨御已六年矣朕因怒而處分無罪者何人誅戮無罪者何人

朕因喜而寬宥有罪者何人赦免有罪者何人六年之間朕披露誠悃諄諄訓誨至再至三而諸臣尚不能信從而行事如此豈非知而故犯耶朕於何事忽畧而不留心諸臣於何事或能欺朕朕豈不辨是非未諳事體年少之主乎從前朕不時面訓諸臣竟未能悛改遵行而乃作此閑言浮語此等罪愆非他罪可比是誠有心擾亂國政者人臣之罪莫大乎是今特書諭爾等若仍不知畏懼不知悛改存悖謬奸惡之心經朕察出定立

行正法决不赦宥至於刑部審理旗下事務亦蹈此病著將此通行曉諭都統內務府刑部旗員諸臣并槩行曉諭衆人俾共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鑲黃滿洲蒙古漢軍三旗將看守高牆之八品官張士龍領催宋國斌私放犯人雅爾哈到伊妻牢內一案請將張士龍宋國斌交刑部治罪具奏奉

上諭張士龍宋國斌何必交部即將伊等枷號在高牆門

外侯雅爾哈之事完結之日爾等再行奏聞嗣後八旗有似此等事件即照此例辦理特諭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管理旗務王大臣等奉

上諭內府自補授內府御史以來於事甚有裨益現今各旗雖有御史稽察旗務亦並未查出一事具奏爾等八旗無論滿洲蒙古漢軍於驍騎參領前鋒參領護軍參領內擇其人信實通曉文義者各旗都統等會同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每旗揀選八員引見朕欽點四員令

其稽察旗務伊等任内之事仍令照常兼理如果行走好朕即將伊等用於部院今著暫將一應事務查出登記不必具奏給爾八旗數月之限將一切辦理錯誤未整之事查明更改倘仍有不行整理更改者於明年正月為始令其參奏其稽察旗務之監察御史等仍著照常稽察特諭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八旗看守高墻之獄官例於六品官内補授若得人

即照例補授如六品官内無可補授之人著於旗員内揀選奏請補授特諭

雍正六年七月初一日

諭大學士等工部奏銷雍正二年十二月等月錢糧黄册遲延不奏特於今年六月初一日始行進呈朕令大學士等詰問工部堂官隨經大學士等叅奏黄册乃按日紀載之檔案何事不在其内定例凡遇朔望吉期在京各衙門進呈奏章俱各詳加檢點黄國材等任意疎忽

全無敬謹之心應將伊等交部嚴加議處等語彼時朕將黃冊發出令工部堂官候旨今七月初一日吳著工部堂官即於本日將黃冊進呈朕覽夫

天道福善禍淫賞善罰惡書經曰惠廸吉從逆凶凡人惟有順理而行自然受

天眷佑此外別無可以趨吉避凶之道至於忌諱禨祥乃庸人下愚之見稍有識者尚不為此朕察理極明惟知順理以為事

天之本一毫無所避忌爾等大學士日侍左右諒無不深知者但人臣事君之道自當時存敬謹忠愛之心是以每逢佳節吉辰呈送本章皆留心檢點此亦自古相沿之例其體本當如是至於奏章内有

陵寢字樣者亦必留心檢點蓋恐陳奏披覽之時觸動傷感也朕之思念

皇考

皇妣無時無刻稍釋於懷而於吉旦清晨必焚香瞻禮豈因

展閲黄册見

陵寢字様然後悲戚於心乎只因工部堂官等全無尊君親

上之心不知恪恭敬事之義且數年以來朕時加教導

耳提面命而伊等仍復怠玩疎忽不遵訓誨不得已降

旨詰問嚴切申飭冀其醒悟悛改又恐此輩庸鄙無知

以為朕因避忌月朔不快於心將黄册發出降旨切責

令其守候是以特令伊等於今日月朔進呈朕覽面加

曉諭所以開導伊等之愚蒙而教以尊君親上之大義

並使衆人共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七月初五日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摺内稱河南府孟津縣天平街居民翟世有以耕種為業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有陝西三原縣人秦泰販買棉花攜銀一百七十兩遺失在路翟世有赴地耕種見而拾獲欲俟原主尋找給還守候一日及歸告知伊妻徐氏徐氏亦勸夫給還至次日始見秦泰招帖遂報明鄉地將原銀給與絲毫不取

泰泰因招帖原有均分之約且感其恩惠欲踐約酬謝而翟世有固辭不受似此義舉清操實為難靚已經給扁賞銀並飭縣立碑以示奬勵謹具摺奏聞等語夫天下之治平在乎端風俗而風俗之整理在乎正人心若人之存心果能守法奉公安分知足則不貪苟得之財不為非理之事衾影無愧俯仰寬舒而和氣致祥自然災害潛消諸福畢至子孫並獲安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若存心不端曖昧苟且損人利巳巧取貪求

雖獲目前之微利而違背天理暗中必遭天譴得此失彼不足補償又或心存妄想輕棄鄉閭以致困苦饑寒廹為匪事或身填溝壑或干犯刑章子孫流離莫歸故土所謂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也古訓昭垂確乎不爽朕愛養黎元教誨諄諄至詳且悉惟期薄海内外華漸從忠以成蕩平正直之治而地方大吏有司等既不能躬行禮讓以為民之倡復不能懇切周詳以宣朕之訓是以還淳返樸之風不多槩見朕心實企望之今見孟

津翟世有之事乃風俗休美之明徵國家實在之祥瑞也朕心深為嘉悅田文鏡化導奬勸之功亦於此可見蓋秉彞好徳人心所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宇宙之大兆民之廣豈無崇廉尚義之人祗因大吏有司不以民風淳薄為念或遂至於湮没不彰耳果能化導訓廸於平時而遇忠孝節義之人必敬禮表揚以為衆人之勸則奮發興起豈不成比户可封之俗乎翟世有著給與七品頂帶仍賞銀一百两以旌其善凡人境遇之豐嗇

貧富皆有一定之數不可以倖而致假若貪者有餘而廉者不足則是定數不足憑而天道不可問矣有是理乎無奈世人貪心一萌遂於明白淺顯之理不能知覺而見利思義不拾遺金便為古今罕覯之事如翟世有者乃耕田力作之農民耳未必備讀先聖之詩書取法古人之行誼而天性樸誠不欺暗室用能化導其妻共成義舉是以神明默佑揚表芳徽令聞達於朝廷拜章服帑金之賜且將紀名於史冊流譽於無窮倘但計一

時之利所得不過百餘金為數幾何用輒易罄以今日之榮名較之其多寡豈啻霄壤之分哉覲翟世有之一節必其平日存心忠厚正直公平是以上蒙
天鑒錫茲美事倘人人觀感興起皆能如此存心則不但成讓路讓畔之休風而本人亦必受
上蒼之嘉祐荷國家之恩榮詎不美歟上年京城内有鍘草夫役名六十一者於伊草車内拾得銀五十兩不肯私取當官呈出隨經該管官員奏聞朕已降旨獎賞此事

與翟世有之還金相類翟世有六十一皆齊民也而能戒貪知足砥礪廉隅彼居官者身列縉紳羣黎賴其表率為士者名標庠序百姓奉為楷模而乃暮夜餽貽婪贓納賄公門出入網利營私不守官箴不端士品今聞翟世有六十一之事其能無愧於心乎朕為人心風俗起見特將田文鏡奏摺發出頒此諭旨著内外地方官員通行曉諭所屬官民人等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七月初八日兵部議奏八旗内虧少軍器

者將該管大臣等照例處分奉

上諭軍器乃戎政攸關該管上司各官理應不時稽察令其整齊完備乃考察不嚴致有虧少本應將該管官員照部議處分但此係初次查點姑從寬免嗣後再遇查點若有似此殘缺不備者定將該管各官治罪不貸特

諭

雍正六年七月初八日稽察八旗事務之侍衛叅領等奉

上諭八旗兵丁所以鼓勵教養撫恤而成就者乃都統等之專責今觀大臣等不以事為事並不實心辦理苟且推諉遂已成習在伊等之意以為都統之職遇補授官員則視其年久計其効力挑選兵丁則不肯受賄便為克盡厥職矣夫於補官不徇私弊於挑兵不受賄賂乃人臣當然之事有何殊異若不能辨别官員之賢否教訓兵丁使之成就又何益於國家政務且今時之大臣不比當日之大臣從前滿洲人等咸各樸實盡心事上

勤慎供職於馬步射技藝不待教訓自加精練俗尚節儉生計從容故當日之大臣易於統率今時之年少滿洲等不諳素習惟事奢靡賭博游戲至於應習之滿洲技藝反不專心學習若大臣等不加意教導懲戒其責將誰諉耶朕自御極以來將如何有益於兵丁生計使其永遠得所之處屢經降旨令大臣等議奏乃無一人開心見誠獻一嘉猷是以朕為兵丁周詳區畫仰賴

上天垂祐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養育之恩滿洲人丁日益蕃息護軍馬甲皆有定額恐其不敷養贍朕特施恩將幼丁挑為教養兵令食錢糧以為養贍又軫念兵丁等遇喜喪事不能措辦特賜恩賞銀两以濟其拮据又軫念兵丁等之米石糶賤糴貴故設立米局以平價值又軫念年老兵丁不能當差無以養贍者遣往耕種井田凡此雖係朕為滿洲等周詳區畫特沛之恩施仍賴大臣等仰體朕意奉行惟謹而後上澤有以下逮乃大臣中或有將

應挑教養兵之人不行挑取而挑其不應挑者是將朕愛養兵丁之恩澤反為伊等瞻徇情面之私舉矣再喜喪之事將恩賞銀兩並不作速發給任意遲延夫喜事尚可稍待如遇喪事若不依時發給其家無奈只得重利質貸至作債負此皆大臣等不能體朕施恩之心怠情踈玩並不設身處地體貼度量之所致也兵丁等所藉以養家口者米石甚屬緊要若大臣官員果於平素開導訓誨令兵丁等皆曉然於謀生之道值領米之時

務使存留以敷家口之資餘剩者些須糶賣何由致於窘廹今大臣等並不詳加教誨其不肖之徒不能謀生一得米石全不計及家口妄以賤價糶賣一至不能接續之時又以貴價糴買如此則徒令逐末之民得其利耳雖百姓皆係朕之編氓亦不可不辨其賢否若利於良民尚屬有益但良善之民率在家中讀書務農斷不肯拋棄田畝各處謀利其惟利是圖者皆游手好閑之徒若使此輩獲利其良善之民反為伊等煽誘圖利棄

其本業流入惡習矣此於養民之道又無益也大臣等
倘不將兵丁加意教誨導以儉樸革其奢靡妄用飲酒
賭博等事則兵丁生計何能豐裕今戶部現存庫帑四
千萬餘兩若將此賞與兵丁便能各立產業家給人足
永遠不致匱乏朕亦樂於盡發庫帑以行賞賜大臣等
能保其果立產業以為永遠之資乎若今日一經賞給
即任意妄費曾不踰時罄盡無餘又何益哉愈有以逞
其妄費之心而已再大臣等或有不論是非妄將無辜

之一二人題叅邀取叅劾之名以塞其責或有將交與
承審事件並不論事之輕重罪之當否亦不遵照律例
妄加重擬而云恩自出於皇上夫滿洲乃國家之根本
伊等祖父皆跟隨
太祖
太宗皇帝衝鋒摧敵奮身効力繼則仰蒙
世祖
聖祖皇帝八十餘年愛恤教養之人朕豈樂於治伊等之罪

哉朕自即位以來視滿洲皆同赤子如何教訓如何施恩凡大臣等將無辜之人混行擬罪朕詳情度理予以平允之處不可勝述即訓飭大臣等之諭旨亦甚詳備乃大臣等之私心習氣並未改易且有一種人於叅領任內看來人頗敏捷可用及授以副都統等職則染於俗習不能稱職豈伊等福薄不克當大臣之任抑或智量才幹實屬不及朕再四思維不解其故因此朕特周詳籌畫派爾等稽察旗下事務凡事爾等務秉忠正之

心篤意行之勿徇私瞻顧勿刻苛酷虐勿為懦弱好人勿畏避大臣若係會奏之事則八人同奏或二三人欲奏之事即二三人具奏有一人具奏之事即獨自具奏若有不能繕寫之人欲面奏者即請口奏如此則爾等之人品才幹朕皆得而知之視其才具可稱何職者朕自酌量補用爾等皆係選擢之能員若實心効力不但朕加獎用即

上天

聖祖仁皇帝之神靈昭鑒必且錫爾等以福矣朕為兵丁屢降之旨大臣等並未詳悉開導曉諭衆人爾等將朕此旨曉悟衆人甚屬要緊勿負朕選用之恩勿玷爾等專任之職各加勉勵特諭

雍正六年七月十五日鑲黃旗會同刑部將毆打傳事領催七十五之護軍武海擬以發遣寧古塔具奏奉

上諭武海將傳官事之領催七十五擅行毆打至於折足

情殊可惡不必發遣寧古塔著交與提督阿齊圖永遠枷號遇赦勿赦似此等惡人雖使發遣其惡亦不悛改如此永遠枷號衆始畏懼悛改其惡爾等傳諭八旗大臣等令其曉示於衆特諭

奉

雍正六年七月十六日諸王大臣等奏賀平定西藏

上諭阿爾布巴等背理妄行藐視國法朕為綏靖邊陲之計特命大臣領兵前往察究情由就近申討今據奏報

頗羅鼐率所部兵馬先抵藏地其各寺喇嘛將首惡之
阿爾布巴等三人獻出拘禁渠魁既已就擒藏地可以
寧謐在大兵不發一矢在西藏未傷一人此等大事而
成功之易若此是皆仰賴
上帝之垂慈
皇考之默佑實非朕涼德之所及也因諸王大臣等陳奏將
此宣諭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正紅旗滿洲巴斐等入官之房俱謊報檩數將灰房報為瓦房今御史傅塞納叅奏請將該旗大臣及叅領佐領驍騎校等一併交部察議等語傅塞納係特行派出稽察旗務之員平日並不以事為事徇情作弊漫不稽察因朕派出叅領侍衛稽察旗務伊不能隱瞞恐一併叅劾今日始行叅奏再朕不時諄諄訓誡旗下大臣等凡事俱以實心辦理勿作私弊將朕諭旨曉諭屬下人等大臣等若將朕之訓諭時時開導曉諭屬員俾各

實心奉行彼衆官員豈有不遵行者乎此皆大臣等不教導屬員以致其自罹罪愆也若以微員無知而輒加懲治朕心實有不忍若係大臣等糸奏屬員理應治罪今既係御史糸奏將佐領驍騎校等免其治罪但於伊等陞轉引見之時將伊等隱匿情由於綠頭牌或奏摺之上註明將辦理此事之都統副都統糸領等查明交部察議其應賠之項俱著落伊等名下賠補以為不以事為事之大臣官員之戒傅塞納糸奏遲延亦交部議

罪再從前派出之御史等未經查出若被現今派出之參領侍衛等查出將從前派出之御史等嚴加治罪特

諭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議政王大臣等奉

上諭諭前鋒參領護軍參領驍騎參領侍衛御史小衙門堂官等現今八旗副都統缺甚多凡朕知其大槩之人俱經錄用繼則王大臣等薦舉之人亦皆錄用看來俱屬平常其為侍衛參領時皆係可用之人一經擢任大

臣即時改變不似從前只圖保身事事推諉並不實心為國效力是或薦舉之時遺漏賢員未薦或大臣等陋習浸染之所致朕俱不觧其故夫人之才能與為國宣力之心惟巳自知之王大臣等薦舉之時如何能深知其衷心與其才能乎爾等有素抱才能矢為國效力之心者可自行薦舉勿以自薦為嫌羣相退縮也身列大臣則為國效力之處亦大若責任輕者於黽勉供職之外不得越分妄辦大臣之事其效力之處小矣且滿洲

官員並不分文武若以自薦為嫌恐有不合但知兢兢自守彼戰陣之時奮勇先登不惜身命者豈非効力國家耶果有為國効力之心勿論何地均屬一體有何瞻顧退縮之處古人尚有由白丁自薦者况爾等俱係現任職官理宜自行薦舉與其為人所薦不若自薦也將此曉示伊等俟各自薦舉後朕再斟酌録用特諭

雍正六年八月初九日

諭諸王大臣朕待臣下至公至平從無一毫偏向惟視其

人何如耳如楊文乾為廣東廵撫石禮哈與阿克敦常賚官達四人協力朋謀欲加傾陷而朕早已洞燭其私嚴加申飭石禮哈曾面奏楊文乾與伊不合恐被中傷朕諭之曰爾等四人協力尚不能害一楊文乾楊文乾一人之力獨能害爾等乎後楊文乾具摺陳辯朕諭此事朕先已洞悉其隱微何待爾辯爾今自辯轉覺其小矣總之滿洲漢軍漢人朕俱視為一體並無彼此分別又如邁柱廵撫江西則按察使積善誣奏之及總督湖

廣則布政使黄焜誣奏之朕察二人之狡詐並加處分又如李衛為浙江巡撫而黄炳誣奏其雲南藩司任内之事朕亦洞燭其狡詐自謀之衷曲又如田文鏡為河南廵撫而蔡珽李紱謝濟世等交結黨與極力排陷後皆敗露自罹重譴夫邁柱滿洲也李衛漢人也田文鏡楊文乾漢軍也但能竭忠盡力則彼挾私傾陷之徒無論其為滿洲漢軍漢人皆不得施其狡獪肆其奸謀曾見有一人為讒邪所中者哉由此觀之朕之公平而無

偏向可知矣爾諸王大臣須存同朝共事之公心不可略有分别畛域之私見每遇一事惟事理之所在即秉公持正齊心併力據理以辦之勿稍存一滿漢形迹於胸中以致事有參差蓋同朝之人雖地分不同其所辦之事即皆朝廷之事也何有於滿洲何有於漢人何有於漢軍蒙古而生彼此之見哉國家須滿漢協心文武共濟而後能致治夫文武不可偏重而滿漢顧可以偏向乎心無偏向則公公則未有不和既公且和是以百

官得其序萬事得其宜而天下莫不治平矣人有自患其孤立者此謬說也古之所謂孤臣者其上讒諂蔽明舉朝皆以邪曲害公義而其人孤忠莫白故謂之孤今之人縱有矯然自異於衆者豈得謂舉朝無一同志況朕以公正無私之心臨莅於上為臣者果能忠誠自矢而與上一心一德雖舉朝無同聲附和之人其為不孤也孰大焉從來上下交而其志同其要總在一誠誠之為道有感必通爾等以誠來朕即以誠應設或爾等不

誠而以詐偽來亦必不能逃朕之洞鑒也勉之慎之特

諭

雍正六年八月十四日奉

上諭凡各衙門事件交與科道官員稽察者蓋欲其按限歸結不致遲悞也近見科道行查之案其衙門隨便託詞回覆而科道遂不復問情由是科道之稽察不過查其遺漏而已其遲延之故並未致問殊非差委科道之本意嗣後若但以行查塞責遇有不應遲延之案該衙

門託詞回覆而科道官並不詳查其應否以為已經行查與已無涉即置之不問者經朕察出定將科道官一併處分特諭

雍正六年八月十四日御史晏斯盛陳奏並未令人乘馬導引前鋒兵丁等借端查拏奉

上諭凡官員等車馬儀從之屬各有等次從前降旨申飭者原以重體統而防僭越今左翼前鋒兵丁等借端滋擾混行查拏甚為多事若被屈官員隱忍不言則此輩

益至肆行無忌晏斯盛據實陳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生事妄行之兵丁及該管之官員等著該部察議具奏特諭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署理鑲白旗都統事務副都統岱豪等將補授天津州防禦人員帶領引見奉

上諭天津州初設駐防兵丁始行學習遇官員缺出無有應題之人由京城補授者務揀年少之人得以學習若

補授有年紀之人難以學習嗣後天津州官員之缺揀選年少之人引見將此遍傳八旗大臣等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奉

上諭軍需案内代兵分賠銀兩一項從前請旨時止將一千兩以上之滿洲官員開列進呈而未曾開有千兩以下之官員是以此時降旨將千兩以上者寛免而未及其餘今覽冊内既有千兩以下之官員豈有多者從寛而少者轉行勒追之理此乃從前開列疎漏之處著將

千兩以下者一體寬免特諭

雍正六年九月初五日鑲黄旗漢軍都統石文焯等將借貸隆科多家人銀兩逾限未經賠完之候選州同佟世傑請寛限六個月令其完納若再逾限不完即將房産入官一案具奏奉

上諭八旗如此抵補之項甚多嗣後如有所展之限既滿而又不行完納者即將房屋入官仍行照例治罪將此旨徧諭八旗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九月初六日奉

上諭原任南陽總兵官李永陞居官不職且得受軍政陋規經接任官叅劾部議革職治罪具奏朕令發往阿爾泰驛站坐臺効力今年春間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録見原任四川總督李國英擒勦逆寇勞績茂著因命查其子孫帶領引見比將伊孫李永安授為副叅領並知李永陞即李國英之孫特從臺站地方調回授為叅領面諭之曰爾不自念爾之祖父勉為好官

然朕心實不忍忘爾祖父之勞績也今加特恩宥過録用爾其思之勉之昨該旗奏伊名下應追未完銀兩伊情願變産扣俸完納朕又降旨免追矣大凡官員等之祖父為國家宣力抒誠致身殉節者其子孫應體祖父之忠心倍加黽勉以紹家聲斯不愧名臣之後若犯法婪贓虧空國帑不修名節有玷家風是不忠之外又加不孝之罪以情理論之應加倍重懲然朕繼述

先志褒功奬善追維往昔時時眷注於懷是伊等不肖之子

孫忍於自忘其祖父而朕則不忍以其子孫之不肖遂忘其先人之善不加恩於其後嗣也著八旗通查凡有祖父陣亡盡節及偉績殊勲載在國史而子孫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著該旗大臣等秉公據實確查具奏又漢人中如嵇曾筠之父錢以塏之祖皆能抗節捐軀舍生取義已荷國恩優加榮奬又如趙申喬楊宗仁清廉公正乃國家實心任事之大臣其任內一切應賠銀兩朕豈忍令其子孫賠償已經降旨槩

從寛免不得絲毫牽累著各省督撫等確查所屬有居官清正如趙申喬楊宗仁湯斌陳璸張伯行之比而其子孫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俱行秉公據實具奏不得稍徇情面其祖父若係陣亡盡節者亦照八旗例查奏八旗及各省督撫查奏之處俱著具摺交送内閣陸續進呈候旨特諭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大凡為臣者必以報稱君上為心而不得有瞻顧身

家之念從古聖賢之所以教忠皆是道也蓋在平時則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孝弟忠信一一皆
盡其實而不可有一毫之虛假及乎居官則國爾忘家
公爾忘私盡屏其偏陂黨同之習悉去其沽名市惠之
念此之謂實心任事而智名勇功於是乎出内不欺衾
影即外不愧大廷矣夫臣下之用心在上未有不燭照
其微洞悉其隱者古之良臣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於内
而順應於外其誠意之交孚何如其懇摯苟或挾詐任

術飾貌修文隱微有潛伏之私則必不能忠敬以事上而上有不知其情偽者乎凡學古入官者宜矢之以至誠將之以篤敬秉虛公以揆大中之則務正直以遵王道之平存忠君為國之實心務立身行道之大本以此自勉更以此交勉則可以成明良一德之盛矣特諭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諭大學士九卿昨奉使安南之副都御史杭奕禄内閣學士任蘭枝回京復命朕召見之際備問安南地方風土

據奏彼處人民蕃庶畜産饒裕朕聞之甚為欣羨兼以自愧於中葢安南特海濵一隅之地耳而能如此朕臨御天下中外一家早夜孜孜勵精圖治惟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人各得其所皆俾安居樂業共慶豐盈風俗淳厖家給人足以臻唐虞三代之盛乃宵旰勤求已歷數年而兹心未能如願此所以聞遠邦之風土而悉然抱歉也自古太平郅隆之世必由明良合德君臣交勉今朕以實心行實政不自暇逸中外諸臣可勿精白

乃心謨猷入告共賛久安長治之盛美乎朕秉性虛公樂聞善言凡諸臣陳奏之切中事理可以施行者無不俻為採納實能從善如轉圜乃朕之出於至誠可以共信者爾諸臣何不各抒其誠以責難陳善為事君之正道乎即如近日勾留各省罪犯關係至重必當揆諸天理人情以求至當在朕原無成見期與内閣諸臣悉心酌定乃朕諮訪之時每見學士塞楞額德新回奏尚有迎合之心塞楞額德新皆係讀書之人豈有人命至重

可以迎合上意而不據理陳奏者乎從來執法之臣皆秉公持正即如以鞭扑加人偶然迎合尚且不可而況勾決之重務乎人臣事君必以至誠感孚稍或有意迎合其舉動詞氣之間必昭然可見不可掩也至若刑部為刑名之總匯所定案件惟在得其至平若有意從寬與有意加嚴皆為不可每見刑部於外省督撫所擬過嚴之處皆即照議覆奏不行駁正似此則何以持天下之平乎督撫意見不同或偏於寛則刑部當濟之以嚴

或偏於嚴則刑部當濟之以寛總期於法無枉縱於理無偏陂而後可也朕惟欲中外諸臣共相黽勉一德一心賛襄罔斁庶幾海宇乂安民氣和樂朕日夜勤求治理之意可暢然而大慰矣特諭

雍正六年十月初三日鑲藍旗漢軍都統奏佐領許煓將房地私債呈抵伊父許國桂贓銀奉

上諭據鑲藍旗漢軍都統等將許煓供出一應借伊銀兩人等開録具奏大凡此等追比之事亦當量其情事若

果借券中有憑據者尚可令其賠還再如上司官員挾制勒索者此係干犯國法貪婪之項亦屬理應追比至若並無文券中保只據一面之辭遽令著落賠還深為悖謬許煓先經供出沈廷正收伊銀兩及行詢問而許煓之挾讐畏刑誣賴情節一一顯露不但此一端也其曾因親友情誼餽送數十百金者若照伊所供著落賠償其中或遇外任人員雖實未收受一不承認勢必至於來京對質彼稍有餘力之人誰肯為此數十百金來

京質審無可奈何只得承認賠償則是科歛衆人之銀錢代此等貪婪犯官賠墊是屬何心此乃斷不可行之事八旗内如有類此事件既無借券中保捏稱欠伊銀兩開録具呈者斷不可准彼既拖欠銀兩不能完納自有彼應得之罪也著通行曉諭八旗大臣特諭

雍正六年十月初六日

諭諸王大臣鑲黄旗副都統滿珠西禮奏稱京營武弁等員叅將以下千總以上不宜專用漢人亦應參用滿洲

等語其辭甚為荒謬從來為治之道必在開誠布公遐邇一體若因滿漢存分别彼此之見則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視豈可以為治乎天之生人滿漢一理其才質不齊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當辨其可否不當論其為滿洲為漢人也自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即滿漢兼用是以規模宏遠中外歸心蓋漢人之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變亂之際漢人中能奮勇効力以及捐軀殉節者頗

不乏人豈可謂漢人不當用乎滿洲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如貪贓壞法罔上營私之輩豈亦可因其為滿洲而用之乎且滿洲人數本少今衹將中外緊要之缺補用尚覺足以辦理若如參將以下之員弁悉將滿洲補用則人數甚為不敷勢必有員缺而無補授之人朕屢諭在廷諸臣當一德一心和衷共濟勿各存私見而分彼此在滿洲當禮重漢人勿有意以相遠始為存至公無我之心去黨同伐異之習蓋天下之人

有不必强同者五方風氣不齊習尚因之有異如滿洲長於騎射漢人長於文章西北之人果決有餘東南之人頴慧較勝非惟不必强同亦且可相濟而為理者也至若言語嗜好之間服食起居之末從俗從宜各得其適此則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縣亦有不同豈但滿洲與漢人為有異乎其實人之所以為人者事君當忠事親當孝臣子之職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則其理本無不同又何得相矜以所長相笑以所

短相悅以所同相憎以所異也向來為此言者亦有其人蔡珽傅鼐等皆曾陳奏朕思為此說之故有二一則識見卑鄙毫無所知之人故有此區別之情一則懷挾私邪思欲撓亂國政之人故為此謬妄之論也朕臨御以來惟以四海為一家萬物為一體於用人之際必期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故凡秉公持正實心辦事者雖疎遠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己壞法亂政者雖親近之人而必黜總無分别滿漢之見惟知天下為公凡中外

諸臣皆宜深體朕懐同寅恊恭股肱手足交相為濟則
國家深有倚賴久安長治之道必由於此也特諭
雍正六年十月初七日奉
上諭佐領等有奉差過半年者俱著補授副佐領二員將
此曉諭八旗特諭
雍正六年十月十四日奉
上諭從前西邊用兵多年允禵狂悖貪婪肆行不法又有
延信等胸懐奸宄背公營私借軍需之名擾累地方耗

費國帑即如允禵以軍需數十萬兩送與阿其那以供其作奸犯科之用此中外所共知者遂致領兵承辦各員效尤無忌浮冒侵欺勒索嚇詐種種奸弊難以枚舉及至上年銷算軍需則事事敗露諸人名下應追銀兩共計六百餘萬若按律治罪則應置重典者甚多朕無可奈何開恩暫寛治罪令定限著追實法外之仁也此等滿洲蒙古緑旗領兵之員弁從前所得想已花費此時力不能完者自應仍置之於法但念伊等在行間効

力多年朕心有所不忍然國家一定之經費若一任出兵之人侵蝕浮冒則國帑攸關國法安在況朕亦不得而私者今再四思維内府庫中有收貯銀兩乃

聖祖仁皇帝及朕歷年躬行節儉之所餘積非部中經費可比用是大沛恩膏將此銀兩動支九十四萬餘兩代滿漢蒙古官兵拖欠銀兩之人清還應追之項此朕委曲保全之至意格外施恩之曠典夫國家養育兵弁原為効力疆場執鋭披堅乃臣子之常分倘一遇軍旅之事

即存貪財網利之心則天理必不能容國法亦難姑貸此番受恩之後若不知感激愧悔互相儆戒洗心滌慮宣力抒誠將來再有犯者必難再邀倖免也思之思之特諭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諸王大臣等以

景陵寶城瑞芝挺生具摺奏賀並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朕以實心實政為本不言符瑞但令芝草生於

景陵寶城此我

聖祖仁皇帝昭示嘉祥景象朕心不勝感慶准照王大臣等所請宣付史館特諭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大學士等將察旗御史不查米局之處問明具奏奉

上諭八旗米局乃察旗御史應察之事若謂檔案未經送到伊等何不咨取將此曉諭伊等嗣後凡有關係旗務者察旗御史及參領侍衛俱宜盡心稽察如或借端推諉定行治罪特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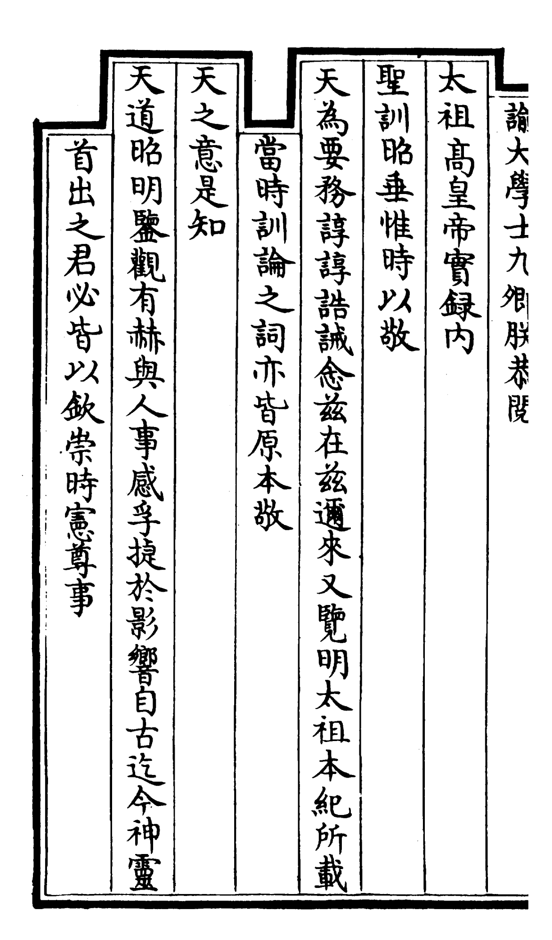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奉

上諭朕御極之初即降諭旨令諸臣不必進獻儀物雍正三年冬月諸臣以初行吉禮有進獻器皿書籍筆墨者朕酌量收納一二種隨即降旨令在京大臣嗣後停其進獻至在外督撫惟可進本省之方物土宜其非地方所產者皆令勿為呈獻葢以土產諸物乃各省所出該督撫之於朕可借此以展其敬愛依戀之心朕於諸臣亦可因收受之間以昭上下一體之誼其物不嫌於輕

微簡畧者葢所重不係乎物也今觀各督撫内鄂爾泰則進雲南之大理石等物岳鍾琪則進陜西之藏香等物田文鏡則進河南之花果等物金鉷則進廣西之藤席等物邁柱則進湖廣之蓮藕茶葉等物此皆實為其地之所産與朕諭㫖相符而他省督撫中尚有未能深體朕心於土産之外復以器玩進獻者朕思督撫職任封疆用度繁多特為籌畫養廉之項原以供其日用要務之需安能尚有餘資購求古玩且市賣古玩之陋習

往往索價高昂每有極平常之物而購買則費多金者甚屬無益倘在已不能購求而轉向屬員索取則尤為不可人臣事君之道惟在至誠至敬豈有督撫等尊君親上之心僅在區區進獻之豐美乎倘能永矢丹誠為地方安民察吏薦舉廉幹為國家供職分猷其可寶可貴豈不遠勝於連城之璧乎茲須諭旨再行宣諭倘或仍有進獻古玩者則並其方物土宜亦行擯却特諭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諭大學士九卿朕恭閲
太祖高皇帝實録內
聖訓昭垂惟時以敬
天為要務諄諄誥誡念茲在茲邇來又覽明太祖本紀所載
當時訓諭之詞亦皆原本敬
天之意是知
天道昭明鑒觀有赫與人事感孚捷於影響自古迄今神靈
首出之君必皆以欽崇時憲尊事

上天為盛德大業所由成承烈顯謨所由極此明太祖之開
創規模與我
太祖高皇帝後先同揆良有以也夫天之為形覆冒萬物至
高至遠而其實上際下蟠惟一理為充周人心之中稟
賦自天其大公至正之理即天之所以為天也朕臨御
萬幾日深乾惕祗求事事上合
天心至在廷諸大臣佐朕為理有賛襄輔翼之責一言一動
皆在

天心降鑒之中亦當無時而不敬
天無事而不畏
天豈可蔽於一己之私不知旦明陟降之理乎茲朕特以素
所躬行實踐者廣曉諸臣諸臣當每日早起肅具衣冠
焚香展拜禱祝於
上天及爾等祖禰之前將是日所欲言所欲行之事一一備
陳其實揆度理義惕然內省必可上對
天地下自對其祖禰而無愧無怍者然後舉而行之則以自

知之明為自省之功時刻糾虔不敢有幾微之褻
天而逆
天庶幾凡所建之謨猷所施之政事無往而非與
天地合其德者矣居大人之位行大人之事爾諸臣不當如
是乎蓋事之純乎天理者即以討罰刑威加之於人而
其實乃所以為善事之違乎天理者即以慶賞賜予加
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為不善故凡違道干譽煦煦為
仁自謂不愧於

天者乃惇

天之尤者也可不慎乎又若刑名之官職司邦憲為天下生民所關操生殺出入之大柄尤不可不知

天道之精微凡議重議輕皆宜準之國法推之人情無枉無濫恊於咸中乃可以為敬

天畏

天之實也故非特徇私利巳之念毫不可萌即揣摩朕意妄為迎合亦萬萬不可夫人命至重自古帝王所最慎在

朕之權衡成讞斟酌詳審原無成見在於胸中諸臣有一毫迎合之見則私意障蔽天理無自而彰勢必宜寛而或嚴宜嚴而或寛既不能於

天有對越之誠又安能適合朕意之所在乎爾諸臣果能時懐欽若之誠克俻事

天之道以循理為矜恤以執法為常經寛猛咸宜至公至當則天理之所昭垂即必為朕心之所孚合是揣摩迎合之私原可以不事也朕念一德一心明良交泰之道無

有大於事

天者是以不憚諄詳縷晰而著明之爾諸臣其敬聽無忽特

諭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嗣後凡用馬上儀仗之日只穿補服如遇穿蟒袍著

穿蟒袍特諭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朕前曾降旨在京在外有奉旨永遠枷號之人令各

衙門該管官於歲底奏明令著該衙門將奏摺交與大理寺彙齊將此等永遠枷號之人開列名單寫録所犯畧節繕摺進呈並將各案情由另行詳細繕摺隨名單一併進呈俱寫漢字具奏特諭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據正白旗漢軍都統李國樑等奏稱原任副都統萬永祺借欠公庫銀兩一案除有抵一千餘兩外尚有未完銀二千七百餘兩應著落原准借之都統副都統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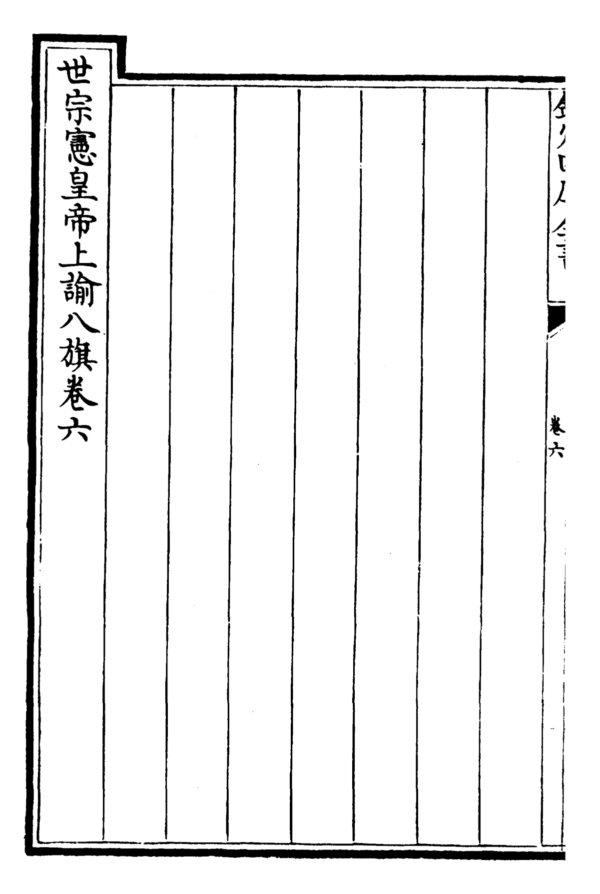
保官庫官等勒限分賠今都統石文英庫官于珩李鳳林巳於别案各報家產盡絶應將此項銀兩著落管庫原任佐領張國柱之子張經六品官高應清之子高起鵾二人名下分賠等語夫拖欠公庫銀兩所以令該管之人分賠者葢以當時經管錢糧之人將公帑借給之時或徇情受託或扣尅分肥不論其人家產之厚薄濫行借給致成虧缺無可著追揆之情理甚屬可惡是以責令分賠以示懲戒但分賠多人各人名下自有應賠

之數若該員將應賠之數完納則其責已畢倘將他人家產盡絶不能完納之數加於現在之人則一人又代衆人分賠殊於情理未協嗣後凡屬分賠之項本人止完自已名下應賠之數若同賠之人有家產盡絶者將此分賠銀兩豁除歸結不得於他人名下濫行攤派著通行八旗奉為定例特諭

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倉場米石虧空著落攤賠奉

上諭倉儲關係天庾最為緊要從前倉務廢弛弊竇叢生不可枚舉朕不得不嚴加整頓凡所以清查虧空治罪分賠者總欲令嗣後衆人知所儆戒也今倉場各官俱已奉法積弊漸清人情咸知警惕矣此項虧折餘米因六十一年監督等未經出結是以責令六十年之監督分賠但從前虧折歷年已久其為何年何人之虧空實難確指今大學士九卿等所議據事而未推情其中未免有寃抑之處朕意以為未當茲特沛恩膏將此項攤

賠米石槩行蠲豁並免其究問內有已經賠補者其急公守法之心甚為可嘉今虧欠者皆施恩豁免而從前賠補者以急公而未得蒙恩於情理未當著查伊等所賠米價銀兩照數給還並將伊等交部分別議叙以示奬勸夫刑以弼教明罰敕法原期臣工之循理去私裨益政事今因倉務整飭將所議從前數十萬虧折米石悉行豁免諸臣亦可以知朕心矣其共勉之特諭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六